

◆灯下漫笔

那些母亲们

◎王惠

前不久,送孩子去外地读书,在候车大厅里等车,我们刚坐下,一位60多岁的老妇提个竹篮走过来。她头发干枯,佝偻着腰,陈旧的衣服,但洗的很干净。只见她微笑着,表情谦卑地问候等车者:“五香花生、多味瓜子要吗?”此时,候车大厅里熙熙攘攘,没有人理会她的询问。她于是将身子弓的更低,脸上的谦卑又多了几分:“五香花生、多味瓜子”……

她一连问了几个人,有的摆手、有的摇头、有的沉默无语,当她走到我旁边在两位穿着时尚的美女面前停住,老妇一连问她们推销几遍篮里的零食,都被两位的说笑声遮住,她只好尴尬地站在一旁,失望和忧愁爬满了脸庞。女儿轻声对我说:“妈妈,我们买瓜子吧!我意会女儿的意思,她也是同情眼前这位老人。我问‘花生、瓜子咋卖的呀?’她急慌慌地拿出两包,又急慌慌地告诉我:‘3元钱一包,两包5元钱’,我掏出10元钱,她迅速把几包花生、瓜子包好递给我,满脸喜

悦,又走向下一个顾客。

每次去逛超市,都会看到那个做保洁的大姐,她50多岁,很乐观,每次见到她,总是手脚不停地忙碌在卫生间、电梯口、过道,她干活是那么卖力,超市里人来人往的,她刚擦过的地,马上就被来来往往的脚步弄得一塌糊涂,她又回过回头来重新再擦。听说她家境困难,为此,她很珍惜这份工作。

有一次,我在超市的一角正好碰到她。她低垂着头,看不到脸上的表情,只看见她两只骨骼粗大的手局促不安地在衣服前襟干抹着,那双手是红色的,已经被水浸泡得起了皱,有些地方裂开了口子,透着红血丝,一位中年男人站在她的面前,看样子是超市的领导,那人语气强硬地训斥她:“你是不想在超市里干了吧!你就不能小心做事?看你把人家衣服都碰脏了,人家那大衣好几千块呢!你赔的起吗?这个月的工资先扣下……”她很着急,伸手扯住那人衣袖,泪流满面,她哽咽着说:“我儿子在外上大学,就等

着我的工资当生活费呢!我慢慢还行吗?你要全扣下,我们怎么吃饭呀!”……她几乎是在低声哀号了。

逛街回来,遇上红绿灯,我们被交通协管员挡在警戒线外,等待车辆通过。这时,一辆正在行驶的车上有人扔出一个塑料瓶子,眼看着就要被后面的车碾上,突然,我身旁一个女人猛地冲过去,几步跑到马路中间,伸手捡起那个塑料瓶子,她的身后响起一大片汽车尖利的刹车声,司机气呼呼的冲她嚷:“你是不想活啦!”

她陪着笑一边迅速往后退,一边回头微笑,我这才看到,在不远处有个衣着单薄,手提蛇皮袋子的小男孩也冲着她笑。母子俩的笑容融在一起,多像一个温暖的磁场,感染在场的人。我明白,她是一个困难母亲,那个塑料瓶子只值一、两毛钱,可对她而言,可能给孩子买只铅笔或橡皮,她却冒着生命危险去捡拾空瓶子。

前不久,亲戚告诉我说:“她们村里有位妇女令人敬佩!

丈夫去世多年,她除了含辛茹苦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还还清了丈夫生病时欠下的外债,她没有文化,每天不是忙田里就是忙家里,农闲时还外出做苦力,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由于生活的重压,她年龄不算大,就已满头白发……为了给孩子凑学费她去卖过血,为了供孩子上学,她娘们都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吃的是自家种的粮食和蔬菜,一年难得吃上几次肉。天道酬勤,苦尽甜来,今年听说她的小女儿被国家军事院校录取。

生活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女人:天不亮就满城跑的送报(牛奶)工,满面尘土的清洁工、推着流动车四处叫卖的小商小贩、在单位里干勤杂的临时工……她们身份低,为了一份微薄的收入兢兢业业,她们又无比崇高,虽然她们穿的不太体面,但是她们也是活得有尊严,为了孩子,她们的心中藏着惊人的力量。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母亲。

◆歌声嘹亮

花儿在月光下开放

◎文丁

写着的时光
是一朵花儿开放的过程

静谧 从远古传来
从青铜器皿 甲骨文 光泽中
传来
有战马 长剑的光芒
有儒家 道家文化的滋养
在静静地开放

谁的手
抚不去沉静的力量
让花儿告诉这其中的秘密
花儿不说

在静静开放
花瓣打开的声响
只有用思想去听
这时 耳朵只是摆设

嗅到了吗
那馥郁的芬芳
心灵的领地
透彻 明丽

其实 一朵花开放的过程
是人类历史的进程

在静静的月光里
听花儿开放
一滴露珠 告诉了所有的
答案

◆学生习作

这一刻,我感到了震撼

◎新沂三中高二九班 韩林君

生活中常有不经意的某一时刻,让人心生感动,这种感动就在你不曾在意过的瞬间。

第一次细看父亲的手,是在家中翻箱倒柜时无意寻着的一张照片上,那是在父母结婚时照的。照片上的父亲,意气风发,蓄着当时流行的中长发,手背虽晒得有点黑,但很厚实,给人一种有力量的感觉。

我拿着照片端详了好一会儿,兴冲冲地拿去给母亲看,母亲看了有些惊喜,问我是从哪儿找到的,不待我回答,又感叹道:“看你爸那时多年轻,现在都老了啊。”我指着照片上父亲的手,对母亲说:“看,我爸的手多漂亮,手掌又大,手指又长。”妈妈看了好一会儿,喃喃道:“那时候操心的事少,没干多少活,手当然漂亮,看看他现在的手成什么样子了。”我本想去看看父亲现在的手变成啥样子,但终因心慌意乱,竟也忘记了。

再次细观父亲的手,是在我上初中时,同学不知从哪里学来看手相的游戏,一个个小半仙似的拿起对方的手指指点点,神神叨叨的样子,让我有些相信。回到家,拿起母亲的手煞有介事地替她讲解:“这是生命线,这是爱情线,这是事业线……”父亲坐在一旁看我替妈妈看手相,突然说要我替他也看看,我放下妈妈的手,慢慢坐了过去,在我的手触到父亲手背的那一刻,我愣住了,那种感觉让我想到了戈壁滩上的枯树干,是那种毫无生机的枯树皮叠出的沟壑,充满了刺痛的粗糙感,我的心头涌上一股心疼。我缓缓地又将父亲的手移到眼前:手背是黝黑的,手背上都是细细的裂纹,手心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这一刻,我的心头浸上一股酸涩,我的眼眶湿润了,父亲的手由光滑年轻到苍老可怖,我坚信这绝不仅仅是岁月的磨砺,更多的则是生计所迫,劳顿所致,可他从未向我提及。

在泪眼婆娑中,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在烈日下,在严寒里操劳不辍的身影。心中酸涩变成了一股暖流;爸爸,我会将寸草之心弥漫成无垠之绿,报答三春晖的,你的生命线很长,我会伴你终老的。写此文时,眼前浮现的仍是父亲那双粗糙的手。(指导老师 王荣朵)

再会

◎溪花禅意

我从尘世的喧嚣里走出来,
逆光而行。

在我身后,
你们是我脑海里残存的碎片,
漂浮着飞舞。

再会,相熟相恋的脸。
我的心已武装成持枪的战士,
严阵以待。

说点什么吧,此时
语言好像手边的零食,
只是用来消遣一个又一个的
无法意会与无法言说

◆感悟生活

今夜,让我搂你入睡

◎丑乙

正和美女聊天,老婆闯了进来。“那么晚,怎么还不睡!”“我正忙呢,这才12点多……”“忙什么呢,和美女聊天的吧!”老婆显得有些生气。

“聊什么天,没看我在写东西嘛……”说话间,我把聊天视频悄悄关了。

老婆平时是不反对我上网的,知道我爱在夜深人静时写东西,今天的她有些反常。

“那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我假装生气地说。

“我有点怕……刚才做了个噩梦……你别写了,睡吧!”

她这么说,我只好关了电脑,悻悻和她回到卧室。

老婆怕老,怕长斑皱纹,习惯早睡早起,而我则是一个十足的“夜猫子”,属于越夜越精神的一类,对于电脑来说,我绝对是属于骨灰级。因为我们的作息极不同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她休息时,我在工作;我上得床来,她



美丽乡村

晨溪 / 摄

早已熟睡如泥;她起床时,我正呼噜震天……老婆也曾经多次因为作息习惯问题与我进行“交涉”,但每次我都振振有词:我的作息只能这样,不然没法写作。更为严重的是,每天上床后我的神经仍然不会放松,脑子总是会去琢磨明天该写些什么。我担心如果和她一起睡,我的失眠会因此加剧,她也会因为我的辗转难眠而无法入睡。

夜深人静时写作已成了我的习惯,深夜是适合思考的时候,少了白天的喧嚣,多了宁静的氛围。点上一根烟,泡上一壶茶,这时的世界很安静,除了我和我的灯,什么都睡着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朝八极之外窥探,在苍穹间捉摸。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寻找到一些灵感,也确实可以让我更深入地剖析出生活的道理。即便没什么可写,我也会听着音乐一坐到天亮。当然,也聊天,但不多,对象多是站里的

会员和一些文学圈子的朋友。之所以要把聊天视频悄悄关上,是怕她看了误会,女人嘛,有时就会乱发醋意。

妻子翻了个身,把手臂和腿搁在了我的身上,我轻轻拿开妻子的手和腿,但她很快又将手和腿挪过来。我知道,她的情绪还笼罩在刚才噩梦的恐惧之中,我索性像孩子一样把她搂在怀里,愧疚之感油然而生。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对贫寒夫妻,因媒婆撮合而成,种菜、下田必夫妻相随,平平静静走过春风、夏雨和秋云,却唯独在寒冬中遭遇了不如意——妻子生来畏寒,一到冬天全身冰凉,穿多少衣服盖多厚的被子都无济于事。

憨厚的丈夫只好带着妻子频繁看医生,却又因钱所困,去不了大的医院,就开些中药对付着喂给妻子喝。一日忽然开窍,想起“寒从足起”的古话,就试着将妻子寒冰似的脚掌拢入